

SINGAPORE TECHNOCRAT

工院 學生報

SINGAPORE POLYTECHNIC STUDENTS' UNION SPECIAL ISS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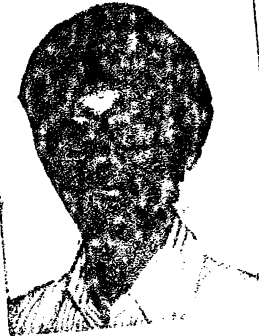
20 cents MC(P) 809/76



Joo Chin Y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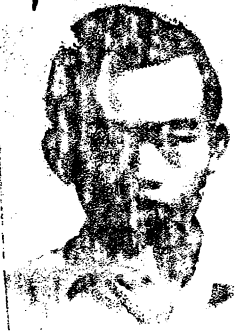
Lim Tiow 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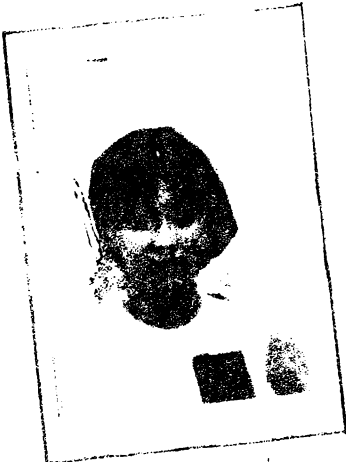
Ng Hoon Hwee



Joo Veng Jatt



Chai Chong



Chia Yei Yei

我們強烈要求無條件
釋放他們！

We Strongly Demand for
Their Unconditional Release

Contents 內容：

- 1 Singapore Polytechnic Student's Union Press Release.
星加坡工藝學院學生會聲明。
- 2 On the Detention of Our Six Fellow Students.
我們六位同學被捕事件
- 3 Background of the Arrested Students.
被捕同學之簡介。

4TH AUGUST 1976

《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会声明》

凌晨的搜查行动:

1976年7月29日凌晨一、二时,大约十五个内政部人员闯入工艺学院学生楼,进行搜查。

学生领袖被逮捕:

学生会会长胡振渊(星加坡籍)被逮捕,同时遭受逮捕的学生还有学生理事会主席胡荣发(马来亚籍)及另一位刚毕业的学生蔡冲。当时,会长胡振渊曾要求内政部人员出示搜查证,并要求与律师接洽,但都被拒绝,接着,上述学生被扣上手铐,押离现场,当时,其他在场学生亦被抄下身份证及拉到办公室的角落。

搜查过程:

整个学生楼被封锁,每个进出口都有人把守,内政部人员以搜查毒品为藉口,破坏办公室的锁头,带走了一些文件及相机,整个搜查过程历时达四个钟头。

过后,学生们获知会长胡振渊的家也被搜过,与此同时,另两位学生领袖林光辉(马来亚籍)及黄训辉亦在寓中被捕。

逮捕的目的:

五个学生领袖的被逮捕,我们感到非常惊奇,这些逮捕行动恰好发生在学生理事会改选的提名日凌晨(下层学生理事会的大选将在8月中旬举行),在时间上显然是有计划的。被捕的五位同学中有三位在籍同学都将被提名,逮捕新加坡籍学生或将马来亚籍学生驱逐出境,当然也就终止了这几位同学继续在学生会的工作,同时,搜查与逮捕行动也将使其他同学产生恐惧而不敢参加学生理事会的竞选和投票。总的来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阻止学生们参与学生会的工作,从而扼杀整个学生会,使她不能再进行关心社会、照顾同学福利的工作。

内政部的文告:

野蛮的逮捕事件过后,内政部在29日晚上发表文告指出有十多位不同行业的人士因牵涉参与马来亚共产党的地下卫星组织活动而被逮捕,其中包括工艺学院学生。对这个罪名,文告并没有指出任何事实的根据。这个一向被加于反对者头上的罪名,今天竟然被套在学生领袖的身上。这很明显的是当局企图利用这个罪名来打击工院学生会的活动,因为星大学生会已经在修正法案下变成傀儡,而工院学生会是唯一能独立自主而又关心社会、照顾学生福利的团体。我们要求当局提出事实根据并公开审讯,否则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它只能被看成是用卑鄙手段压制学生会的卑鄙手段!

校方的反应

在十月三十日，校長发表了一封给全体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謂内政部向他保証二院学生的被捕，並不是因为参予学生会的活动。这是校方企图模糊視线的伎倆，因为被捕学生領袖都是学生会活动的积极参予者，校方把逮捕說成个别事件，想使大家看不到这事件是当局压制学生会的—个卑劣手段，校長在信中还鼓励同学参予运动，但是在这样高压野蛮的手段下，学生们还有什么参予活动的自由與权力呢？

学生会做了什么？

二院学生会是一个为全字謀求福利的学生团体，近三年來，学生会还尽力為加强学生们的社会的認識而工作，從反对巴士車費加价，孟加拉水災救济运动，关心打昔烏打拉木屋居民，至参予裁員調查中心工作，这些工作，都得到廣大同学们的擁護和支持，更得到廣大民众的声慰支援，另一方面，学生会每年都為第一年不及格的学生向校方爭取，以便更多学生去繼續求學。為了学生的福利，在学生楼也設立了学生服务中心，售賣廉价的文具用品，在迎新工作中，舉辦了几項学生任务的座談和討論会。同時也搞了个工作營，让同学们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甚至和他们一起勞作。我们要說的是学生会不断对自己要求做好这些工作，而被捕的学生領袖却是為这个目标而奋斗！

我们的要求：

由于这次野蛮的，強暴的逮捕行动是根本違反了人類的基本人权，因此我們強烈遣責有关的行动並要求：

- ① 無条件釋放所有被逮捕的人士因為当局無法証实他們的罪狀。
- ② 立即在—独立的司法团体之前公平地公開審訊所有被拘留的人士，該司法团体应由各界中立人士組成。
- ③ 公佈被拘留者的罪狀，並提出充分証据與事实來証实。
- ④ 允許被逮捕者發表不受檢查刪改的答辯。必須讓每个新加坡公民了解事情的真相以做出公正的審判。
- ⑤ 保証所有学生的安全及不受一切威脅和陷害。

我們呼吁負責这次逮捕行动的部長和政府內閣尊重政府所贊成的联合国宪章的民主原則。

我們呼吁所有学生及有正义志的公众人士支持我們反对一切暴力和不合理的行动。

閱讀後，請傳給你的隣居或朋友

《我们五位同学被扣留事件》

当我们听到我们的五位同学 胡振琳, 胡蓉蓉, 黄剑辉, 林兆辉及蔡冲被逮捕的消息时, 都大为震惊. 但志到更吃惊的是, 听到他们竟被政府套上共产党这顶红帽子. 这是政府残酷的一面, 这也表现了他们为了达到目的, 竟不惜采取此下策, 诬蔑学生为共产党. 因此, 我们有必要小心探讨各个逮捕事件, 了解有关当局的目的何在, 以后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而这些行动又代表什么呢?

这个事件的经过

为了要了解这个拘捕的目的, 我们必须探讨新加坡在过去已发生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整个背景. 在6个月前, 政治迫害'共产党'已经开始. 这个政治迫害在行动党执政以来, 可称是最长的一次. 我们不要忘记李光耀总理在遣送蒂凡那主席社会主义国际会议特曾辩说新加坡已被共党渗透, 而后来便开始大肆宣传这些'共产党'事件, 为了要证明他的论调, 一些进步的文艺团体就被拘捕及套上'共产党'的罪名. 而根据电视访谈, 这些人竟仅仅是在参观了共产党营地后便被折磨成为共产党员. 著名的左派领袖, 傅树楷医生向来表明同不心李光耀的做法, 在重新逮捕时, 他的罪名是帮忙如来的炸弹案者. 为了要便诬告的阴谋得逞, 又一个拘留犯就登上电视银幕, 证明和傅树楷医生的关系. 接着, 又有马来前锋报编辑的被捕, 而被捕时竟与巫统大会的特间巧合. 此外, 又牵涉到另一个吉隆坡的熟练马记者, 我们的心到两个新加坡记者, 在逮捕数天后才现在电视上, 这是相当快的, 在报章上工作的人都会晓得这两个不会是共产党人, 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政府相近. 在分析国际问题时, 如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每美国政府一样的. 而也是行动党政府的'共产党'理解. 这个时期, 又举有一天没有'共产党'的新闻, 这将使每个人都对'共产党'这字眼产生恐惧, 而不敢对任何施政提出异议. 这种恐惧心理对行动党在来届的大选中将是有益的. 此外, 社会主义国际将在九月开会以决定是否接受行动党的退党, 而行动党可能不惜代价再进入社会主义国际!

扣留同学的目的

随着两个学生团体, 星大学生会及南大学生会被有关当局无理封闭, 而又已在政府的掌握之中, 二艺学院学生会变成仅有的能替广大同学及人民群众发出正义呼声的团体. 由于这样, 二艺学院学生会的地位在有关当局的心目中也就显得重要了. 所以, 我们会步其他学生会的后尘而成为一个傀儡学生会也是可以预料的. 而学生领袖的被扣留, 被扣上红色帽子, 也是有关当局为了达到阻吓其他学生竞选, 阻吓学生们关心社会的手段.

那当局又为什么迟迟不动用团体法令来对付我们呢。这是因为在星大学生会被封后，已引起许多民众的注意甚至不满，倘若再动用法令来对付工艺学院学生会，所谓民主政府的印象将会在广大民众中完全破滅，在大选将届的这丁重要时刻，他们更是不敢轻举妄动。但，且看他们迫切要做的就是先在学生及民众中散佈白色恐怖，使人们对正义事情裹足不前。同时，把“共产党”这顶红帽子到处乱套，则能使某些父母约束自己子女的活动，同时更能顺水逮捕人，真是妙用无穷。但，事情会不会像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样，还须拭目以待。

共产党员与内政部安全法令：

政府的逮捕行动，使全学生们不禁要问，到底共产党是怎樣的，怎么你我忽然间竟可成为共产党了；而内政部安全法令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才可动用呢？

对于被逮捕的五位同学来说，很多同学都很有了解，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生楼组织各种活动，甚至有时要用清晨的时间来作习题及读书，学生楼也差不多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了。所以，不以学生会的活动，却以“共产党”为名来逮捕他们，很显然的，当局是要隔绝同学们对五位学生领袖的支持。从反面来看，这也说明了学生会所组织的活动已深得同学们的支持，特别是最近一系列的活動，必須面对的事实是，我们根本不懂得怎样才能成为共产党，一向来，我们被灌输的共产党形象是丑陋、恐怖的，但，就我们这一批青年学生，却是活泼而有这么大的理想的，多数仅有19-20岁，而所谓的共产党却是在1960年已被完全压制撲滅的。

同学们自小学到现在，仅共产主义的教育和观点就一直灌输给他们，在马来亚及新加坡政府的长期影响下，如今有关当局又怎能懂得他们是共产党而其他学生又不是呢？是因为他们勇敢的设置他们认为对学生有益的事情？比如要求廉价的巴士车费或替较差的同学开辅导课程，是不是他们勇敢的向政府计划及其他本国的基本问题提出疑问？而这些同学，都该是我们政府所要的刚强勇猛的新一代啊！

然而，如果阅读共产党书籍或成为共产党，那么我们安问为什么不允许书展商店存在，为什么允许市面上销售共产党书籍（英文书），为什么又说研究共产主义及其实行（吴庆瑞的演讲）。

内政部安全法令一直用了几千次，而许多人竟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逮捕了！

这些镇压政策,是当权者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但也是他们最薄弱的一环.镇压法令的被滥用使政府无视于人民的新思想、新观念,经不起人民的批评.这也表现他们已墮落到对于自身利益以外的万物视而不见的境地,他们变得不顾一切去制止任何形式的疑问与批评.在过去十六年来,他们尝试行使这法令,但是不能动摇我们青年人最重要的两个品质,就是有思考能力,质疑不合理万物及热爱人民.虽然他们散布白色恐怖的气氛,但他们失败了,不能消除我们正确的思想.

我们能够克服面对的困难

我们学生有受到来自家里的一些压力我们的学习也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迫使我们不是去关心这件事.我们也被迷惑和懼怕,因为当局的特务在散布破坏学生团结的谣言,校方也采取一些步骤来阻止学生参加活动.对学生领袖采取敌视的态度.当我们看到约有60名学生在 Ayer Rajah 校园向校方静坐请愿时,这令人鼓舞的表现,说明学生的觉醒是由于政府的残暴镇压而引起.这也鼓舞了学生站在正义事实的一边.因将在集会时有更多新猿礼站出来针对这件事.若他们的志决,当有越来越多同学参与时,我们将有能力破除任何面对的困难.我们要跟当局知道他们不能任意陷害任何人,像这些的可耻行动必须马上停止.

政府下一步骤能采取的行动

我们只想到政府可能采取的四种行动:

(1) 舆论宣传

为了使他们的迫害行动能成功,他们会编造故事就如以往被扣捕人狱中的芭蕉午踏农、医生、新闻编辑一样,被迫在电视上‘自白’一番.这种手段被认为是他们的皇牌,无往不利.但我们知道,在一个月前,虽然内政部与全局人员曾遍访这些被扣留人士,可是他们之中只有一位背弃了自己本身的理想.

(2) 封闭学生会

严格说来,学生会并没有被封闭,但是如果缺乏真诚而有效的领导层,学生会可说是‘死磨’了,她是很容易变成一个傀儡学生会的.很明显的政府是不甘心看到学生会具有‘能独立思想’的领导层,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要限制它的发展,我们必须和他们进行斗争并暴露他们的龌龊手段.

(3) 逮捕更多学生

目前这件事已被套上‘共党’的罪名,所以任何学生都有被逮捕的可能.当局企图制造更多的恐懼和混乱,但这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人民已经知道逮捕是怎么回事了,当局的逮捕行动只能进步的证明人民对政府仅存的一丝‘信心’.

(4) 强占我们的学生会

那些政府的代理人非校园内非常活跃,他们希望借此达到恐吓、篡夺

的目的,而学校当局所发表的公报则不断强调一些娱乐活动,企图使这五位学生领袖失去同学的支持。这些代理人也曾谒见学生会的顾问,劝告学生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从这一系列的行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是不准许学生对他们的做法提出质问。这次的“诬蔑”行动是没有经过周详计划的,是非常笨拙的。

我们能做什么

能够预测政府将采取的行动,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政府既然谴责这五位学生曾参与共党活动,那么我们要求政府进行公开审讯,因为政府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会党的,而我们也可以尽早聆听我们领袖的辩护,这会是较公平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向学校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保证五位学生的生命和安全,我们也可发起一个国际性的运动,要求政府公开审讯,如果行动党再继续留在社会主义“国际”的话,那么他们为了表示民主,应该对公开审讯加以考虑。

以上所述各点已经在进行中,是有因当局不甘心对学生领袖进行公开审讯的,所以我们将会采取更多的行动。

结语

我们之中好多人开始感到恐懼,失望,有的甚至感到绝望。这一切只因为当局者被想像成強而有力,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和我们之中每一个人一样,他们也是会犯错误的,而且也是应该可以接受批评和指正的,我们有责任向他们指出错误的地方。在制造恐怖和混乱方面,当局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坚决与这些恫吓、镇压作无休止的斗争,要求给予我们的学生领袖公开的审讯,政府方面企图利用“民服役法令”这敏感的问题来困扰全学,他们有能力成功地给“暴动”的罪名加诸陈华彪身上,同样的,他们也可以利用“共产党”这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那五位同学。最后值得提醒大的是,在十三个被扣留人士中,五个是学生领袖,显而易见,他们是在于分裂整个学生会的团结的!

符振渊

振渊, 现年21岁, 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有如其他的学生, 他受到时下文化的影响, ——逛百货公司, 看没有心义的电影, 甚至过长堤看色情电影, 他也关心他的功课及前途, 那就是他在工艺学院第一年的生活。

当他在第二年时, 工艺学院学生会及新太学生会联合组织一些关心社会的活动; 反巴士加价运动引发他去想一些问题, 他参与孟加拉救国运动, 及打錫馬打拉运动等, 便他们对他们的社会更了解。华航反舰械示威及华航的法庭审判加强了他们的觉悟。从那个时候, 他开始关心及参与学生的活动。

折下来的暑假, 他参加了75/76年度迎新工作委员会及被委任为工作营A的主席。本他在工作营一起住的邻居称赞他勤劳、聪明及肯助人。

迎新过后, 虽然学生会正面对经济危机, 他决定亦来竞选第16届学生理事会, 在第一次的理事会中, 没有人愿拿起主席的职位, 因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新而又没有经验, 最后他被鼓励出来做主席, 因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他开始上任时, 学生会正面对一些问题, 如经济危机及学生冷漠。他并不因此而退缩, 他开始为学生组织活动。麦里芝远足及学生会假期营吸引了一部份的学生。由于他的诚恳及友善, 我们看到帮忙学生会工作的学生人数慢慢的增加。

振渊时常质问:「为什么当局喜欢把活动分成有政治性及非政治性的? 为什么他们不问做这些活动是否正确?」

就因为他果敢为人民站起来, 批评政府有关对大部份人不好的政策, 他遭受利建升然后被指责为共产党员。当局对一位21岁的学生採取这种行动是非常的残酷及不合理的。

胡荣葵

荣葵, 现年21岁, 马来西亚人, 土木工程第三年学生, 是星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会(SPSU)第16届学生理事会主席。当他刚上任时, 对主持会议及理事会的工作毫无经验, 然而他却努力加强学习及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在托打年度的迎新期间, 身为工作营主席兼“大组组长”(chief group leader)的他, 花了不少时间全心全意要把工作搞好。

是个友善, 好玩笑的人他在第一年的成绩很不错, 然而, 当他经过了孟加拉救国运动以及华航案件的冲击后, 他开始认识到这个社会的本质, 並了解到只追求一纸文凭是毫无心义的。在参与抗议星太学生会(USSU)被封闭的事件后, 他决定牺牲个人的利益, 去为学生会工作。在迎新过后, 他虽然毫无经验, 却毅然的拿起主席工作, 决心不断学习, 不断求进步。

他的一位好友说，荣发在吉隆坡工艺学院读书时，常抽烟、喝酒，甚至还看黄色电影，直到负起学生会的工作，以及收到上述文件的冲击后，他才改掉这种恶习。

对许多了解他的人来说，指他参与马共地下活动，很明显的是一个卑鄙的陷害。

林兆辉

兆辉，现年21岁，是一个CPT系的二年级学生，他是马来西亚籍学生。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在麻坡完成了初中教育后，他进入檳城工艺学院继续唸书。中四会考过后，他曾到吉隆坡做了一个时期的机器管理员。他的会考成绩很好，但由于马来文不及格，就只好到星加坡工艺学院就读。

开始一年的学院生活，就像其他同学一样，是单调的；每天就只是上课、午食及上图书馆。1974年8月，他参加孟加拉救灾运动，在新大学生会及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会组织下，他又参加了新山非法木屋区居民文件及新加坡裁员文件。通过了这些经历，他逐渐的认识到学生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

74/75年度，他是个迎新工作委员，也很关心学生会的工作。了解到一个学生会对照顾学生福利的重要性，他毅然地参加了75/76年的学生理事竞选；他是毫无工作经验的，可是，他就是在工作中不断学习、进步。对于不良的事物，他的立场是坚决的反对（例如在学生楼的聚赌等），也因此和一小撮学生起了冲突。从他过去的工作中，我们发觉他是个勇敢、坚决和正直的青年。他对工作十分认真、尽责，他把自己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学生楼，有时他甚至不上课以确保学生的福利有被照顾。

兆辉是分析能力强的同学，他经常强调：「我们应该多问，只有透过发问我们才能学习进步。」

当局指他参与共产党活动，简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诬告。

黄训辉

训辉，是一个机械课程的毕业生，现年20岁，他好开玩笑，是个笑口常开、乐观的同学，当他第二年级时，他开始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在75/76迎新时期，他勤劳的帮忙筹备工作营。营过后，振渊及其他同营的同学找他出来竞选第六届学生理事会，他了解到学生会正缺乏适合的领袖，于是便答应下来，并被委任为康乐主任。

在学生会的工作中,他参与组织电影及幻灯片展览及营,他也是76/77年度迎新期间的文艺晚会主席。

由于受到家庭各方面的压力他本身曾公开的向一些同学表示他不能让他的前途受影响,他希望解雇及地进入国民服役并希望平步的升迁。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遭受到压力使到他不能积极参与学生会活动,他如何参与任何地下共产活动呢?

蔡冲

蔡冲,一名刚离开工艺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学生,在校期间曾积极参与为同学谋求福利的各项活动与工作,在校期间他当过学生会属下中文协会的执委及主席职位,他从不禁锢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在工作中,他和同学们一起关心周围,关心社会。

在确定了学生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宗旨后他首先参与学生会发起的各项有心的社会工作,如孟加拉救灾运动,关心部山木屋居民事件及裁员调查工作等等。

今年年初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联专学生为争取巴士车优待卷而展开的示威游行,怀着关心整个学生界的福利在获讯后他曾与学生会负责人一起到大华坊去了解情况,在抵步不久后便被拉去,被盘问了一天才被释放而报章的报导却歪曲事实,暗示蔡冲参与策划这次示威。在离开工院后的这几个月期间,蔡冲同学还是积极的为同学们工作,他的工作精神是值得讚扬的。

最新消息!

另一位工院电学系二年级同学,谢燕燕,19岁,已获知在七月廿九日凌晨三更,在家中被内政部人员逮捕。四天后,即八月二日晚十二点多,她十八岁的妹妹——新加坡技术学院(STI)今年度毕业生,亦在家中遭受逮捕,据她们的父母说:

「她们是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捕,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带走我的女儿。到底她们犯了什么罪？」

燕燕来自一个贫苦家庭,是家中的长女。她父亲是一位囉哩司机,母亲也在沙厂工作。在工院第一年,她和许多同学一样,对周围事件漠不关心。

但是,学生会搞的一系列有心的社会工作,如华彪、裁员事件冲击教育了她,使她及许多同学开始关心学生会,关心广大受压迫的人民,并积极参与学生会的活动。